

入京師。昭帝時，以賴丹爲校尉，田輪臺。輪臺與渠犂，地皆相連也。後爲龜茲貴人所殺。按校尉爲田官之首領，賴丹爲扞彌太子，亦可以爲田官，則漢在西域屯田，不必盡爲漢人，本地土人亦可參加屯田工作。不特此也，漢書西域傳溫宿國條下，唐顏師古注云：『今雍州醴泉縣北有山名溫宿嶺者，本因漢時得溫宿國人，令居此地田牧，因以爲名。』若師古之言可信，則漢時溫宿國人且至內地營田牧生活，歸化於漢人也。又如漢地志：安定郡有月氏道，上郡有龜茲縣，皆因居西域國人而得名。則西域人移居內地田牧，又非僅溫宿一國也。由此可見中國之屯田政策，已伸入西域各地，由中國之屯田而改換本地土人之生活狀況，又事理之所必至也。至於所應用之農具及與耕作有關之什物，余不能一一指出，然相信必與中國爲一系統也。

2. 陶器及漆木器 在漢通西域以前，日常之用具爲何？尙乏實地之材料。就吾人在羅布淖爾古墳中所見，本地土人所應用者，爲骨器、草編品及未燒煉之泥具而已。余在工作狀況及器物圖說中，已分別舉出。無疑的，皆爲未受漢化之土俗用品也。反之，吾人踏查其他陶片散布地，間有漢銅小件及五銖錢爲證明者，其陶片多作紅色與青色兩種，花紋多作水波紋、繩紋及回紋，顯與中國之傳統紋樣相同，形式亦多趨一致。無論其爲車旋法或手搏法所製造，要皆爲中國之作風，而與西來者迥殊。凡此種種，余於高昌陶集中已詳加申述，此地不容再述。若輪台、庫車、和闐瓦礫之散布及完整之陶器，其花紋形樣，皆不出於上舉之範圍。尤其在天山北麓古墳中所出之黑陶壺，與中國壺形式紋樣均同，是可證自中國通西域以後，陶工藝術之輸入，極爲廣汎，竟遍及天山南北兩路。蓋西域各國因受中國屯田之影響，農業大爲改進後，第一爲人民所需用者即爲陶器；蓋製陶與農業有密切之關係也。雖和闐之約特干、莎車之圖木舒克，時有彩繪及帶獸形之陶器及木具，非自中國來，但以同時出土之其他物件爲證，皆爲隋唐時之產品，又屬佛教入新疆以後之事也。（俟下章當述及。）其他西域人所用陶器，均屬於中國系統。樓蘭最在東垂，與漢爲近，其什物受漢文化之影響，更爲深切，當無可疑。就吾人踏查所及，陶片分爲二類：一爲沙質，一爲泥質。其泥質者，疑來自內地；花紋形式，均與內地相同。其沙質者，疑本地所造。